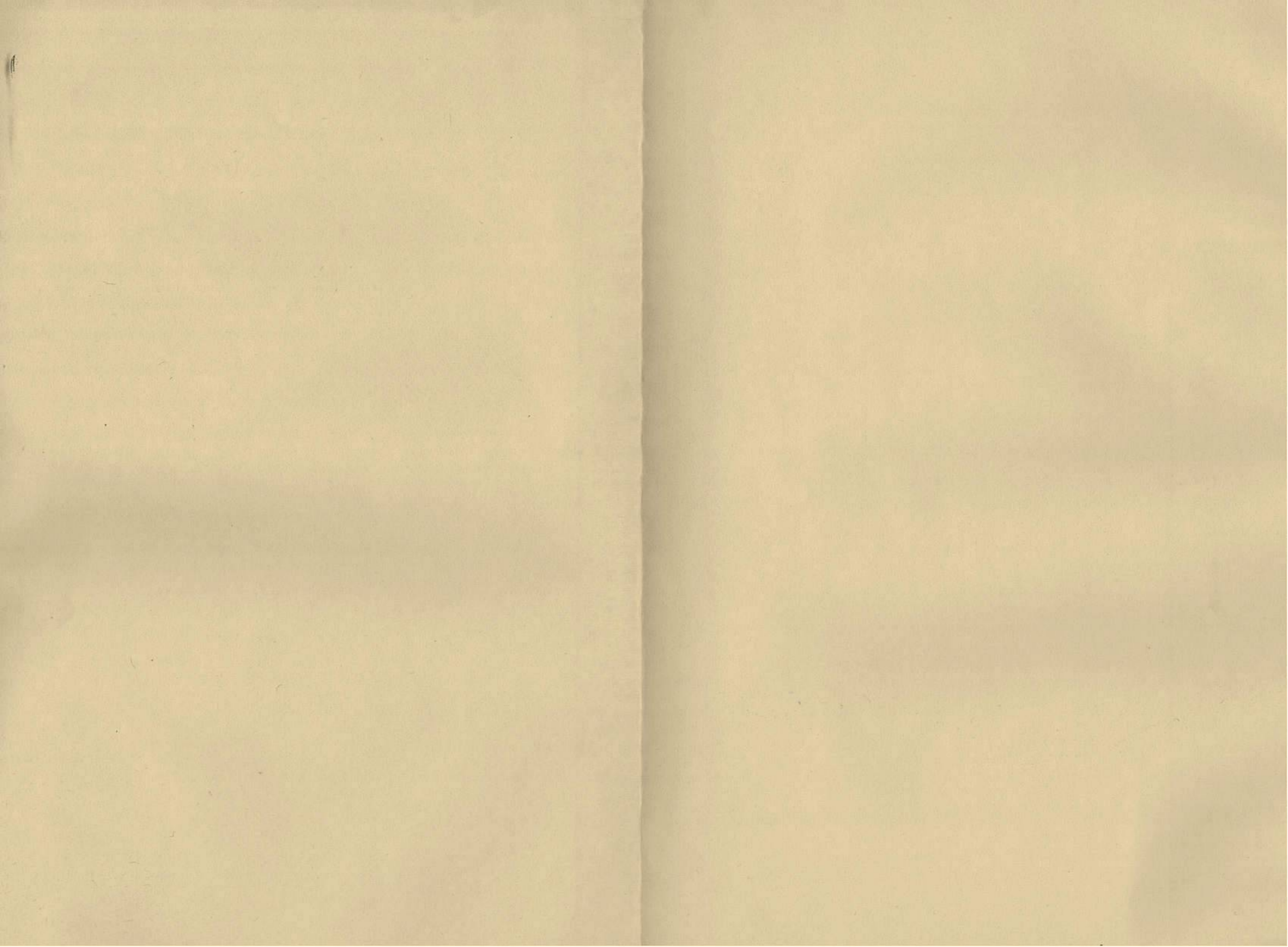


宋史

四十三



宋史傳

七十之七十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宋史傳 and 七十之七十一.]

列傳卷第七十

宋史三百十一

賜儀司柱國鑾鳳軍前書省丞相監脩國額經筵事總裁臣脫脫等奉

修

晏殊

龐籍

孫恭孫

王隨

章德象

呂夷簡

子公綽一公弼

張士遜

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七歲能屬文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帝召殊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殊神氣不懼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邪後一日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私習此賦請試他題帝愛其不欺既成數稱

四六

列傳七十

英以然

善擢祕書省正字祕閣讀書命直史館陳彭年察其所與遊處者每稱許之明年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東封恩遷光祿寺丞為集賢校理喪父歸臨川奪服起之從祀太清宮詔修寶訓同判太常禮院喪母求終服不許再遷太常寺丞擢左正言直史館為昇王府記室參軍歲中遷尚書戶部員外郎為太子舍人尋知制誥判集賢院久之為翰林學士遷左庶子帝每訪殊以事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已答奏輒并橐封上帝重其慎密仁宗即位章獻明肅太后奉遺詔權聽政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殊建言羣臣奏事太后垂簾聽之

皆母得見議遂定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太后謂東
宮舊臣恩不稱加給事中預修真宗實錄進禮部侍郎拜
樞密副使上疏論張者不可爲樞密使忤太后旨坐從幸
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齒御史彈
奏罷知宣州數月改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
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召拜御史中丞改資政殿
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兼祕書監爲三司使復
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加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
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殊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以禮
部尚書罷知亳州徙陳州遷刑部尚書以本官兼御史中

丞復爲三司使陝西方用兵殊請罷內臣監兵不以陣圖
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備戰鬪又
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費凡他司之領財利者悉罷還度支
悉爲施行康定初知樞密院事遂爲樞密使進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慶曆中拜集賢殿學士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殊
平居好賢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
爲相益務進賢材而仲淹與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
多一時之賢帝亦奮然有意欲因羣材以更治而小人權
倖皆不便殊出歐陽脩爲河北都轉運諫官奏留不許孫
甫蔡襄上言宸妃生聖躬爲天下主而殊嘗被詔誌宸妃

墓沒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坐是降工部尚書知潁州然殊以章獻太后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宣借者時以謂非殊罪徙陳州又徙許州稍復禮部刑部尚書祀明堂遷戶部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府遷兵部以疾請歸京師訪醫藥既平復求出守特留侍經筵詔五日一與起居儀從如宰相踰年病寢劇乘輿將往視之殊即馳奏曰臣老疾行愈矣不足為陛下憂也已而薨帝雖臨奠以不視疾為恨特罷朝二日贈司空兼侍中謚元獻篆其碑首曰舊學之碑殊性剛簡奉養清儉累典州吏民頗畏其愾急善知人富弼

楊察皆其壻也殊為宰相兼樞密使而弼為副使辭所兼詔不許其信遇如此文章贍麗應用不窮尤工詩閑雅有情思晚歲篤學不倦文集二百四十卷及刪次梁陳以後名臣述作為集選一百卷子知止為朝請大夫

龐籍字醇之單州武成人及進士第為黃州司理參軍知州夏竦以為有宰相器調開封府兵曹參軍知府薛奎薦為法曹遷大理寺丞知襄邑縣預修天聖編敕為刑部詳覆官擢羣牧判官因轉對言舊制不以國馬假臣下重武備也樞密院以帶甲馬借內侍楊懷敏羣牧覆奏乃賜一馬三日廼復借之數日而復罷樞密掌機命反覆乃如此

平時百官奏事上前不自批章止送中書樞密院近歲璽書內降寢多於舊無以防偏請杜倖門矣往者王世融以公主子毆府吏法當贖金特停任近作坊料物庫主吏盜官物輒自逃避以宮掖之親三司遽罷追究今日聖斷乃異於昔臣竊惑焉祥符令檢下稍嚴胥吏相率空縣而去令坐罷免若是則清彊者沮矣久之出知秀州召為殿中侍御史章獻太后遺誥章惠太后議軍國事籍請下閣門取垂簾儀制盡燔之又奏陛下躬親萬幾用人宜辨邪正防朋黨擢進近列願採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謂人曰言事官多觀望宰相意獨寵醇之天子御史也為開封

府判官尚美人遣內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下府者當杖內侍詔有司自今宮中傳命毋得輒受數劾范諷罪諷善李迪皆寢不報反坐言宮禁事不得實以祠部員外郎罷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又言范諷事有不盡如奏諷坐貶籍亦降太常博士知臨江軍尋復官徙福建轉運使景祐三年為侍御史改刑部員外郎知雜事判大理寺進天章閣待制元昊反為陝西體量安撫使坐令開封府吏馮士元市女口降知汝州徙同州就除陝西都轉運使文彥博鞠黃德和獄未上詔籍同案籍言曰德和退怯當誅劉平力戰而沒宜加恤其子孫

又建言頻歲災異天久不雨宮中費用奢靡出納不嚴須
索煩多有司無從鈎校虛實臣竊謂凡乘輿所費宮中所
用宜務加裁抑取則先帝脩德弭災之道也今宿兵西鄙
將士力戰弗獲功賞而內官醫官樂官無功勞享豐賜天
下指目謂之三官願少裁損無厚賚予專勵戰功寇不足
平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俄兼鄜延都總管經畧安
撫緣邊招討使明年改延州觀察使力辭換左諫議大夫
自元昊陷金明承平塞門安遠栲栳砦破五龍川邊民焚
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
籍莫敢犯法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土沃衍川尾曰橋子谷

寇出入之隘道使部將狄青將萬餘人築招安砦于谷旁
數募民耕種收粟以贍軍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
砦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及開亂名平戎道通永和烏仁
關更東西陣法爲方陣頗損益兵械元昊遣李文貴齎野
利旺榮書來送款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城後數月果
大寇定川籍召文貴開諭之遣去旣而元昊又以旺榮書
來會帝厭兵因招懷之遣籍報書使呼旺榮爲太尉籍曰
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稱使旺榮當之則元昊不得臣矣
今其書自稱寧令或謨寧令皆其官名也於義無嫌朝廷
從之會敵新破涇原城砦方議修復使者往返踰年又遣

賀從勗來改名曰曩霄稱男不稱臣籍不敢聞從勗曰子
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
使者闕下因陳便宜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
寢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請遣使者申諭之朝廷采用其
策元昊既臣召籍為樞密副使籍言自陝西用兵公私俱
困請併省官屬退近塞之兵就食內地從之於是頗省邊
費改參知政事拜工部侍郎樞密使遷戶部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籍初入相且獨員而
遽為昭文館大學士出殊拜也儂智高反師數不利遣狄
青為宣撫使諫官韓絳謂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籍籍曰

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詔領南
諸軍皆受青節度既而捷書至帝喜曰青破賊卿之力也
遂欲以青為樞密使同平章事籍力爭之不聽嶺南平二
廣舉人推恩者六百九十一人論者以為過頃之齊州學
究皇甫湜以捕賊功法當賞錢數上書求用道士趙清贖
與籍姊家親給為湜白籍迺與堂吏共受湜賂小吏訴之
下開封府捕清贖刺配遠州道死韓絳言籍陰諷府杖殺
清贖以滅口覆之無狀言不已乃罷知鄆州居數月加觀
文殿大學士拜昭德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改并州仁宗不
豫籍嘗密疏請擇宗室之賢者為皇子其言甚切坐擅聽

麟州築堡百草平而州將武戡等爲夏人所敗復爲觀文
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遷尚書左丞不拜徙定州召
還京師上章告老尋以太子太保致仕封潁國公薨年七
十六時仁宗不豫廢朝臨奠皆不果第遣使弔賻其家贈
司空加侍中謚莊敏籍曉律令長於吏事持法深峭軍中
有犯或斷斬剝磔或累笞至死以故士卒畏服治民頗有
惠愛及爲相聲望減於治郡時子元英朝散大夫孫恭孫
恭孫字德孺以蔭補通判施州崇寧中部蠻向文彊叛詔
轉運使王濂領州事致討恭孫說降文彊而斬之遽上其
功進三秩知涪州遂以開邊爲已任誘珍州駱文貴承州

駱世華納土費不貲轉運判官朱師古劾恭孫生事詔黜
師古而以恭孫代於是溱播溪思費等州相繼降每開一
城輒褒遷五年間至徽猷閣待制威州守乞通保霸二州
進恭孫直學士知成都府委以招納未幾其酋董舜咨董
彥博來納土詔遣赴闕皆拜承宣使賜第京師更名保州
棋州霸州亨州使恭孫進築之言者論其貪縱究治如章
謫保靜軍節度副使才踰月起知陳州復待制帥瀘州又
以築思州進學士前後在西南二十年所得州縣多張名
簿實瘠鹵不毛地繕治轉餉爲蜀人病無幾時皆廢宣和
中卒

王隨字子正河南人登進士甲科爲將作監丞通判同州
遷祕書省著作郎直史館判三司磨勘司爲京西轉運副
使陞辭且言曰臣父母家洛中乃在所部得奉湯藥聖主
之澤也真宗因賜詩寵行以羊酒束帛令過家爲壽遷淮
南轉運使父憂起復時歲比饑隨敕屬部出庫錢貸民市
種糧歲中約輸絹以償流庸多復業徙河東轉運使三遷
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擢知制誥以不善制辭出
知應天府一日帝謂宰相曰隨治南京太寬王旦曰南京
都會之地隨臨事汗漫無以彈壓改知揚州再加右諫議
大夫權知開封府仁宗爲太子拜右庶子仍領府事周懷

政誅隨自陳嘗假懷政白金五十兩奪知制誥改給事中
知杭州乾興初復降祕書少監徙通州以州少學者徙孔
子廟起學舍州人憙遣子弟就學母喪起復光祿卿知潤
州徙江寧府歲大饑轉運使移府發常平倉米計口日給
一升隨置不聽曰民所以饑者由兼并閉糴以邀高價也
乃大出官粟平其價復給事中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
秦卒有負罪逃入蕃部者戎人輒奴畜之小不如意復執
出求賞前此坐法多死隨下教能自歸者免死聽復隸軍
籍由是多來歸者又建請增蕃落卒給廢陷馬地募民耕
種坐事徙河南府入爲御史中丞同知禮部貢舉遷尚書

禮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明道中爲江淮安撫使還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請與同列日獻前代名臣規諫一事議者謂非輔弼之職其事遂寢加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爲莊惠皇太后園陵監護使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自薛居正後故事初相無越遷門下侍郎者學士丁度之失也頃之以疾在告詔五日一朝入中書視事爲相一年無所建明與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同執政數爭事會災異屢發諫官韓琦言之四人俱罷隨以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薨贈中書令謚章惠後改文惠隨外若方嚴而治失於寬晚更

卜急輒嫚罵人性喜佛慕裴休之爲人然風跡弗逮也

章得象字希言世居泉州高祖仔鈞事闡爲建州刺史遂家浦城得象母方娠夢登山遇神人授以玉像及生父負復夢家庭積芻如山長而好學美姿表爲人莊重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知玉山縣遷本寺丞真宗將東封泰山以殿中丞簽書兗州觀察判官事知台州歷南雄州徙洪州揚億以爲有公輔器薦之或問之億曰閩士輕狹而章公深厚有容此其貴也得象嘗與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而酣寢自如他日博勝得宗諤金一奩數日博又負即反奩與宗諤封識未嘗發也其度量宏廓如此未

幾召試爲直史館安撫京東權三司度支判官累遷尚書
刑部郎中使契丹遂以兵部郎中知制誥踰年爲翰林學
士遷右諫議大夫以給事中爲羣牧使遷禮部侍郎兼龍
圖閣學士進承旨兼侍講學士擢同知樞密院事遷戶部
侍郎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帝謂得象
曰向者太后臨朝羣臣邪正朕皆默識之卿清忠無所附
且未嘗有所干請今日用卿職此也陝西用兵加中書侍
郎兼工部尚書兼樞密使辭所加官明年以工部尚書爲
昭文館大學士慶曆五年拜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封
郇國公徙判河南府守司空致仕薨故事致仕官乘輿不
四百二十一

臨奠帝特往焉贈太尉兼侍中謚文憲皇祐中改謚文簡
得象在翰林十二年章獻太后臨朝宦官方熾太后每遣
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在中書凡
八年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仁宗銳意天下事進用韓
琦范仲淹富弼使同得象經書當世急務得象無所建明
御史孫抗數言之得象居位自若旣而章十上請罷帝不
得已許之初閩人謠曰南臺江合出宰相至得象相時沙
湧可涉云

論曰殊籍隨得象皆起孤生致位宰相籍通曉法令隨練
習民事皆能用其所長然籍終至絀免隨數遭譴斥何其

才之難得也得象渾厚有容殊喜薦拔人物樂善不倦方之諸人殊其最優乎

呂夷簡字坦夫先世萊州人祖龜祥知壽州子孫遂爲壽州人夷簡進士及第補絳州軍事推官稍遷大理寺丞祥符中試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或言六科所以求闕政今封禪告成何闕政之求罷之通判通州徙濠州再還太常博士河北水選知濱州代還奏農器有筭非所以勸力本也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筭擢提點兩浙刑獄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時京師大建宮觀伐材木于南方有司責期會工徒至有死者誣以亡命收繫妻子夷簡請緩其役從之又

言盛冬挽運艱苦須河流漸通以卒番送真宗曰觀卿奏有爲國愛民之心矣擢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蜀賊李順叛執送闕下左右稱賀旣而屬御史臺按之非是賀者趣具順獄夷簡曰是可欺朝廷邪卒以實奏忤大臣意歲蝗旱夷簡請責躬修政嚴飭輔相思所以共順天意及奏彈李溥專利罔上寇準判永興縣有罪者徙湖南道由京師上淮變事夷簡曰淮治下急是欲中傷準爾宜勿問益徙之遠方從之趙安仁爲御史中丞夷簡以親嫌改起居舍人同勾當通進司兼銀臺封駁事使契丹還知制誥兩川饑爲安撫使進龍圖閣直學士再遷刑部郎中權

知開封府治嚴辦有聲帝識姓名于屏風將大用之仁宗
即位進右諫議大夫雷允恭擅徙永定陵地夷簡與魯宗
道驗治允恭誅以給事中參知政事因請以祥符天書內
之方中真宗祔廟太后欲具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銀罩覆
神主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今天下之政在兩宮惟太
后遠姦邪獎忠直輔成聖德所以報先帝者宜莫若此也
故事郊祠畢輔臣遷官吏簡與同列皆辭之後爲例遷尚
書禮部侍郎修國史進戶部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
殿大學士景靈宮使玉清昭應宮災太后泣謂大臣曰先
帝尊道奉天而爲此今何以稱遺旨哉夷簡意其將復營

構也乃推洪範災異以諫太后默然因奏罷二府兼宮觀
使進吏部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史成辭進官天聖
末加中書侍郎章懿太后爲順容薨宮中未治喪夷簡朝
奏事因曰聞有宮嬪亡者太后矍然曰宰相亦預宮中事
邪引帝偕起有頃獨出曰卿何間我母子也夷簡曰太后
他日不欲全劉氏乎太后意稍解有司希太后旨言歲月
葬未利夷簡請發哀成服備儀仗葬之太內火百官晨朝
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
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
簾見之乃拜詔以爲修大內使內成進尚書右僕射兼門

下侍郎辭僕射乃兼吏部尚書初荆王子養禁中既長夷簡請出之太后欲留使從帝誦讀夷簡曰上富春秋所親非儒學之臣恐無益聖德即日命還邸中太后崩帝始親政事夷簡手疏陳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壬絕女謁踈近習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始與夷簡謀以張耆夏竦皆太后所任用者也悉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爲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內侍副都知閻文應因使爲中詔久之乃知事由

四百四十一
列傳七十
十三
劉明忠

皇后也歲中而夷簡復相初劉渙上疏請太后還政太后怒使投嶺外屬太后疾革夷簡請留之至是渙以前疏自言帝擢渙右正言顧謂夷簡向者樞密院亟欲投渙賴卿以免夷簡謝因曰渙由疏外故敢言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陛下使子母不相安矣帝以夷簡爲忠郭后以怒尚美人批其頰誤傷帝頸帝以爪痕示執政大臣夷簡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議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夷簡將廢后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於是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率臺諫詣閣門請對有旨令臺諫詣中書夷簡

乃貶出道輔等后遂廢宗室子益衆爲置太宗正糾率增
教授員加右僕射封申國公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
斥夷簡納賂市恩夷簡乞置對帝問曾曾語屈於是二人
皆罷夷簡以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徙天雄軍
未幾以右僕射復入相逾年進位司空辭不拜徙許國公
時方飭兵備以判樞密院事而諫官田況言總判名太重
改兼樞密使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將入寇議者請城洛陽
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景德之役非
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
其謀或曰此虛聲爾不若修洛陽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計

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乃建北京未幾
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間命數日一至中
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復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翦
以賜卿三年春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命內侍
取兀子輿以前夷簡引避久之詔給扶母拜乃授司徒監
修國史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同議固請老以太尉致仕
朝朔望旣薨帝見羣臣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
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
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其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
數敗契丹乘之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一時名

臣報使契丹經畧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雜市井
小人浮脆不任戰鬪用宗室補環衛官驟增奉賜又加遺
契丹歲繒金二十萬當時不深計之其後費大而不可止
郭后廢孔道輔等伏閣進諫而夷簡謂伏閣非太平事且
逐道輔其後范仲淹屢言事獻百官圖論遷除之敝夷簡
指為狂肆斥于外時論以此少之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
為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
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後配食仁宗廟為世名
相始王旦竒夷簡謂王曾曰君其善交之卒與曾並相後
曾家請御篆墓碑帝因慘然思夷簡書懷忠之碑四字以
賜之有集二十卷子公綽公弼公著公孺公著自有傳
公綽字仲裕蔭補將作監丞知陳留縣天聖中為館閣對
讀召試直集賢院辭改校理遷太子中允夷簡罷相復為
直集賢院同管勾國子監出知鄭州嘗問民疾苦父老曰
官籍民產第賦役重輕至不敢多畜牛田疇久蕪穢公綽
為奏之自是牛不入籍還判吏部南曹累遷太常博士同
判太常寺請復太醫局及請設令丞府史如天官醫師鈞
容直假太常旌纛羽籥為優人戲公綽執不可遂罷之糾
察在京刑獄虎翼卒劉慶告變下吏案驗乃慶始謀衆不
從慶反誣衆以邀賞因言京師衛兵百萬不痛懲之則衆

心摧遂斬慶以徇遷尚書工部員外郎爲史館修撰時夷簡雖謝事猶領國史公綽辭修撰夷簡薨還兵部員外郎復爲修撰服除復同判太常寺兼提舉修祭器公綽以郊廟祭器未完制度多違禮請悉更造故事薦新諸物禮官議定廼薦或後時陳敗公綽採月令諸書以四時新物及所當薦者配合爲圖又以歲大中小祠凡六十一禘祫二裸獻興俯玉帛尊彝菁茹醢醢鍾石歌奏集爲郊祀總儀上之又言古者天地宗廟日月五方百神之祀咸有尊壘五齊三酒分實其中加明水明酒以達陰陽之氣今有司徒設尊壘而酌用一尊非禮神之意宜按周禮實齊酒取

火於日取水於月因天地之潔氣又言祖宗配郊當正位今側鄉之非所以示尊嚴也初謚諸后皆繫祖宗謚而真宗五后獨曰莊公綽曰婦人從夫之謚真宗謚章聖而后曰莊非禮也願更爲章多施行之歷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集賢殿修撰知永興軍政樞密直學士知秦州安遠砦古渭州諸羌來獻地公綽顧其屬曰天下之大豈利區落尺寸地以爲廣邪卻之弓箭手馬多闕公綽諭諸砦戶爲三等凡十丁爲社至秋成募出金帛市馬馬少則先後給之祀明堂遷刑部郎中召爲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歲餘願罷府事進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刑院兼判太常寺初

公綽在開封府宰相龐籍外屬道士趙清貺受賂杖脊道死至是御史以爲公綽受籍旨杖殺清貺以滅口左遷龍圖閣學士知徐州方杖清貺時實非公綽所臨頃之公綽亦自辨復侍讀學士徙河陽留侍經筵時久不雨帝顧問何以致雨曰獄久不決即有寃者故多旱帝親慮囚已而大雨遷右司郎中未拜卒贈左諫議大夫公綽通敏有才父執政時多涉干請喜名好進者趨之嘗漏洩除拜以市恩時人比之竇申

公弼字寶臣賜進士出身積遷直史館河北轉運使自寶元慶曆以來宿師備邊旣西北撤警而將屯如故民疲餽

餉公弼始通御河漕粟實塞下治鐵以助經費移近邊屯兵就食京東增城卒給板築蠲冗賦及民逋數百萬夷簡之亡也仁宗思之問知公弼名識于殿柱至是益材其爲擢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入權開封府嘗奏事退帝目送之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改同羣牧使以樞密直學士知渭延二州徙成都府其治尚寬人疑少威斷營卒犯法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劔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劔汝自請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英宗罷三司使蔡襄召公弼代之初公弼在羣牧時帝居藩得賜馬頗劣欲易不可至是帝謂曰卿曩歲不與朕馬是時固已知卿矣蔡襄

主計訴訟不時決故多留事卿繼其後將何以處之公弼頓首謝對曰襄勤於事未嘗有曠失恐言之者妄耳帝以爲長者拜樞密副使時言事者數與大臣異議去公弼諫曰諫官御史爲陛下耳目執政爲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爲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以而進退之彗出管室帝憂之同列請飭邊備公弼曰彗非小變陛下宜側身修德以應天戒臣恐患不在邊也神宗立司馬光劾內侍高居簡帝未決公弼曰光與居簡勢不兩立居簡內臣耳而光中執法願陛下擇其重者帝曰然則當奈何公弼曰遷居簡一官而解其近職光當無爭從之進樞密

使議者欲併環慶鄜延爲一路公弼曰自白草西抵定遠中間相去千里若合爲一路猝有緩急將何以應又欲下邊臣使議之公弼曰廟堂之上不處決而諉邊吏可乎乃止王安石知政事嗾公弼不附已白用其弟公著爲御史中丞以偏之公弼不自安立上章避位不許陳升之建議衛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減其牢廩徙之淮南公弼以爲非人情帝曰是當退爲刺員者今故爲優假何所害對曰臣不敢生事邀名正恐誤國耳既使去本土又削其廩儻二十萬衆皆反側爲之奈何韓絳議復肉刑公弼力陳不可帝皆爲之止安石立新法公弼數言宜務安靜又

將䟽論之從孫嘉問竊其橐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不樂
遂罷爲觀文殿學士知太原府韓絳宣撫秦晉將取囉兀
城令河東發兵二萬趣神堂新路公弼曰虜必設覆以待
我永和關雖回遠可安行無患乃由永和旣而新路援兵
果遇覆詔襲之麟州無井唯沙泉在城外欲拓城包之而
土善陷夏人每至圍城人皆憂渴死公弼用其僚鄧子喬
計倣古拔軸法去其沙實以末炭壘土於其上板築立遂
包泉於中自是城堅不陷而州得以守俄以疾請知鄭州
王韶取熙河朝廷謀秦鳳帥帝曰公弼在河東方出師倉
卒時有綏御之能宜使往乃拜宣徽南院使判秦州帝疑

其不肯行公弼聞命即治裝帝喜召之入對慰勞而遣之
旣赴鎮羌董氈輒治書稱敕公弼卻之曰藩臣安得妄稱
敕董氈懼自是不復敢纒旬月復以疾求解爲西太一宮
使薨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曰惠穆

公孺字稚卿任爲奉禮郎賜進士出身判吏部南曹占對
詳敏仁宗以爲可用知澤潁廬常四州提點福建河北路
刑獄入爲開封府推官民鬻薪爲盜所奪逐之遭傷尹包
拯命答盜公孺曰盜而傷主法不止答執不從拯善其守
及使三司而公孺爲判官事皆咨決之判都水監未幾改
陝西轉運使神宗得綏州遣使議守棄之便久未決命公

孺往與郭逵議合遂存綏州常平法行公孺請以青苗免
役歸提刑司徙知渭州再徙鄆州坐失入死刑責知蔡州
元豐初帝召公孺慰之曰長安謀帥無以易卿命知永興
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鉞排關不得入
西走河橋觀聽洶洶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亡命
急之變且生即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
勞苦然豈得擅還一度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
者止道左皆佇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役
所語其校曰若復偃蹇者斬而後報衆帖息乃自効專命
詔釋之知審官東院出知秦州李憲以詔出兵欲盡駐原

渭公孺不可與憲相論奏坐徙相州更陳抗鄭瀛四州元
祐初加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為秦州固辭改祕書監遷刑
部侍郎知開封府為政明恕幕人遷黼坐設毀其角法當
徙公孺請罪數十人皆以杖免原廟亡珠繫治典吏父公
孺曰主者蕃代不一曷嘗以珠數相授受歲時諱日宮嬪
狎至奈何顓指吏卒乎請之得釋擢戶部尚書以病提舉
醴泉觀卒年七十贈右光祿大夫公孺廉儉與人寡合嘗
護曹僧喪得厚餉辭不受談者清其節焉

張士遜字順之祖裕嘗主陰城鹽院因家陰城士遜生百
日始啼淳化中舉進士調鄖鄉主簿遷射洪令轉運使檄

移士遜治郵民遮馬首不得去因聽還射洪安撫使至梓
州問屬吏能否知州張雍曰射洪令第一也改襄陽令爲
祕書省著作佐郎知邵武縣以寬厚得民前治射洪以旱
禱雨白崖山陸史君祠尋大雨士遜立廷中須雨足乃去
至是邵武旱禱歐陽太守廟廟去城過一舍士遜徹蓋雨
霑足始歸改祕書丞監折中倉歷御史臺推直官翰林學
士楊億薦爲監察御史貢舉初用糊名法士遜爲諸科巡
鋪官以進士有姻黨士遜請避去真宗記名于御屏自是
有親嫌者皆移試著爲令中書擬人充江南轉運使再擬
輒見邵帝獨用士遜再遷侍御史徙廣東又徙河北河侵

四十四
傳七十
二十一
卷四成

棣州詔徙州陽信議者患糧多不可遷士遜視瀕河數州
方艱食即計餘以貸貧者期來歲輸陽信公私利之仁宗
出閣帝選僚佐謂宰臣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今
王尚少宜以士遜爲友令王答拜於是戶部郎中直昭
文館爲壽春郡王友改昇王府諮議參軍遷右諫議大夫
兼太子右庶子改左庶子士遜言詣資善堂升階列拜而
皇太子猶跪受宜詔皇太子坐受之帝不許詔士遜等遇
太子侍駕出入許陪從判史館知審刑院以太子賓客樞
密直學士判集賢院既而二府大臣皆領東宮官遂換太
子詹事擢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兼詹事累遷尚書左丞遂

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曹汭獄
事起宦者羅崇勳江德明方用事因譖利用帝疑之問執
政衆顧望未有對者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爲之利用大
臣宜不知狀太后怒將罷士遜帝以其東宮舊臣加刑部
尚書知江寧府解通犀帶賜之後領定國軍節度使知許
州明道初復入相進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明年進門下
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歲旱蝗士遜請如漢故
事冊免不許及帝自損尊號士遜又請降官一等以答天
變帝慰勉之羣臣上章懿謚冊退而入慰士遜與同列過
楊崇勳園飲日中不至御史中丞范諷劾士遜以尚書左

僕射判河南府崇勳亦以使相判許州翌日入謝班崇勳
下帝問其故士遜曰崇勳爲使相臣官僕射位當下遂爲
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以崇勳知
陳州時士遜罷已累日制猶用宰相銜有司但奉行制書
不復追改徙河南府寶元初復以門下侍郎兵部尚書入
相封郢國公士遜與輔臣奏事帝從容曰朕昨放宮人不
獨閔幽閉亦省浮費也近復有獻鬻女者朕卻而弗受士
遜曰此盛德事也帝徐曰近言者至有毀大臣揭君過者
士遜曰陛下審察邪正則僉訐之人宜自戒懼矣馮士元
獄旣具帝以決獄問士遜士遜曰臺獄阿徇非出自宸斷

何以愜中外之論邪帝曰君子小人各有黨乎士遜曰有之第公私不同爾帝曰法令必行邪正有別則朝綱舉矣康定初士遜言禁兵久戍邊其家在京師有不能自存者帝命內侍條指揮使以下爲差等出內藏緡錢十萬賜之士遜又請遣使安撫陝西帝命遣知制誥韓琦以行於是詔樞密院自今邊事並與士遜等參議及簡輦官爲禁軍輦官携妻子遮宰相樞密院喧訴士遜方朝馬驚墮地時朝廷多事士遜亡所建明諫官韓琦論曰政事府豈養病之地邪士遜不自安累上章請老廼拜太傅封鄧國公致仕詔朔望朝見及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與一子五品服

四〇四十一

傳七十

二十三

英山成

士遜辭朝朔望間遣中使勞問御書飛白千歲字賜之士遜因建千歲堂嘗請買城南官園帝以賜士遜宰相得謝蓋自士遜始就第凡十年卒年八十六帝臨奠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御篆其墓碑曰舊德之碑士遜生七日喪母其姑育養之既長事姑孝謹姑亡爲行服徒跣扶柩以葬追封南陽縣太君初陳堯佐罷參知政事人有挾怨告堯佐謀反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士遜曰儉人構陷善良以搖朝廷姦僞一開亦不能自保矣帝悟抵告者以罪誣諫官事亦不下然曹利用在樞府藉寵肆威士遜居其間無所可否時人以和鼓目之士遜嘗納女口宮中爲御史

楊偕所劾子友直字益之初補將作監主簿再遷為丞士
遜為請館閣校勘仁宗曰館閣所以待英俊不可乃令館
閣讀書詔校勘毋得增員後編三館書籍遷祕閣校理同
知禮院賜進士出身知襄州坐軍賊張海剽劫不能制罷
歸後除史館修撰御史何郊言史館修撰故事皆試知制
誥友直不當得改集賢殿修撰以天章閣待制知陝州同
勾當三班院侍宴集英殿猶衣緋衣仁宗顧見之廼賜金
紫累遷工部郎中知越州州民每春斂財大集僧道士女
謂之祭天友直下令禁絕取所斂財建學以延諸生卒官
士遜嘗記帝東宮舊事而史官未之見友直纂為資善錄

上之幼子友正字義祖杜門不治家事居小閣學書積三
十年不輟遂以書名神宗評其草書為本朝第一

論曰呂夷簡張士遜皆以儒學起家列位輔弼仁宗之世
天下承平因時制宜濟以寬厚相臣預有力焉士遜練習
民事風蹟可紀而依違曹利用以取譏方夷簡在下僚諸
父蒙正以宰相才期之及其為相深謀遠慮有古大臣之
度焉在位日久頗務收恩避怨以固權利郭后之廢遂成
其君之過舉咎莫大焉雖然呂氏更執國政三世四人世
家之盛則未之有也

列傳卷第七十一

宋史三百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鑾國軍器監書省右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韓琦

子忠彥

曾公亮

子孝寬 孝廣 孝蘊

陳升之

吳充

王珪

從父罕 從兄琪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父國華自有傳琦風骨秀異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琦獨滯筦庫眾以為非宜琦處之自若禁中需金帛皆內臣直批旨取之無印可驗琦請復

列傳

四百四 傳七十一

王清公刊

舊制置傳宣合同司以相防察又每綱運至必俟內臣監涖始得受往往數日不至暴露廡下衙校以為病琦奏罷之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拜右司諫時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在中書罕所建明琦連疏其過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內降抑僥倖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急前後七十餘疏王曾為相謂之曰今言者不激則多畏顧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曾聞望方崇罕所獎與琦聞其語益自信權知制誥益利歲饑為體量安撫使異時郡縣督賦調繁急市上供綺繡諸物不予直琦為緩調蠲給之

逐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活飢民百九十萬趙元昊反
琦適自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即命爲陝西安撫使劉平
與賊戰敗爲所執時宰入他誣收繫平子弟琦辨直其寃
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爲經略安撫招討使詔遣使督出
兵琦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畫
攻守二策馳入奏仁宗欲用攻策執政者難之琦言元昊
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爲守勢分
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
必矣乃詔廊延涇原同出征旣還營元昊來求盟琦曰無
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

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
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
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没于好水川竦使八收散兵得琦檄
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知秦
州尋復之會四路置帥以琦兼秦鳳經略招討安撫使慶
曆二年與三帥皆換觀察使范仲淹龐籍王公不肯拜琦
獨受不辭未幾還舊職爲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屯
涇州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
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東兵從宿衛來不習勞苦琦奏
增土兵以代戍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方謀取橫

山規河南而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爲援強邀索無厭宰相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繼又陳揅弊八事欲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謗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悉嘉納遂宣撫陝西討平群盜張海郭邈山禁卒羸老不任用者悉汰之盡修廊延城障須敵悉歸所侵地乃許和歸陳西北四策以爲今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之計時二

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內人望同時登用中外跂想其勛業仲淹等亦以天下爲己任群小不便之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爲辨析不報尹洙與劉滄爭城水洛事琦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以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成德軍定州兼安撫使進大學士又加觀文殿學士初定州兵狃平貝州功需賞賚出怨語至欲謀城下琦聞之以爲不治且亂用軍制勒習誅其尤無良者士死攻戰則賞賚其家籍其孤嫠繼廩之威恩並行又倣古三陣法日月訓齊之由是中山兵精勁冠河

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爲人害至定琦悉留不遣
易素教者使之北又振活飢民數百萬璽書褒激鄰道視
以爲準拜武康軍節度使知并州承受廖浩然怙中貴勢
貪恣既誣逐前帥李昭亮所爲益不法琦奏還之帝命鞭
諸本省契丹冒占天池廟地琦召其酋豪示以曩日彼所
求修廟檄無以對遂歸我斥地既又侵耕陽武砦地琦鑿
塹立石以限之始潘美鎮河東患寇鈔令民悉內徙而空
塞下不耕於是忻代寧化火山之北多廢壤琦以爲此皆
良田今棄不耕適足以資敵將皆爲所有矣遂請距北界
十里爲禁地其南則募弓箭手居之墾田至九千六百頃

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爲三司使未至迎拜樞密使
三年六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六年閏
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封儀國公帝既連失三
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
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
亦稍怠至是琦乘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
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
宗室之賢者以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
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曰成帝無嗣
立弟之子彼中材之主猶能如是况陛下乎願以太祖之

心爲心則無不可者又與曾公亮張昇歐陽脩極言之會
司馬光呂誨皆有請琦進讀二疏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
有義矣誰可者琦皇恐對曰此非臣輩所可議當出自
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
請其名帝以宗實告宗實英宗舊名也琦等遂力贊之議
乃定英宗居濮王喪議起知宗正琦曰事若行不可中止
陛下斷自不疑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宮人知曰只中書
行足矣命下英宗固辭帝復問琦琦對曰陛下既知其賢
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蓋器識遠大所以爲賢也願固起之
英宗既終喪猶堅卧不起琦言宗正之命初出外人皆知

必爲皇子不若遂正其名乃下詔立爲皇子明年英宗嗣
位以琦爲仁宗山陵使加門下侍郎進封衛國公琦既輔
立英宗門人親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
宗聖德神斷爲天下計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英
宗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
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琦與歐
陽脩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
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脩亦委曲進言太后意
稍和久之而罷後數日琦獨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琦
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

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及疾愈琦請乘輿因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乃安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旣而諒祚上表謝帝顧琦曰一如所料帝寢疾琦入問起居言曰陛下又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領之即召學士草制立潁王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爲英宗山陵使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

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爲跋扈琦請去帝爲黜陶永厚陵復土琦不復入中書堅辭位除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入對帝泣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賜興道坊宅一區擢其子忠彥祕閣校理琦辭兩鎮乃但領淮南會种諤擅取綏州西邊俶擾改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言邊臣肆意妄作棄約基亂願召二府亟決之琦入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不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爲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復有劾臣如陶者則臣赤族矣帝曰侍中猶未知朕意邪琦初言綏州

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琦復言賊旣如此緩今不可
棄樞密院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之熙寧元年七
月復請相州以歸河北地震河決徙判大名府充安撫使
得便宜從事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
之帝衷其疏以示宰臣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
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
與之乎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欲雖坊郭何害明日稱疾
不出當是時新法幾罷安石復出持前議益堅琦又懇奏
安石下之條例司令其屬疏駁刊石頒天下琦申辨愈切
不克從於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安石欲沮琦即

從之六年還判相州契丹來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
言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爲恤彼見形生
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爲釁端
所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以絕朝貢乃因商舶
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強取吐蕃之地
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遍植榆柳於西
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剗團保甲四也諸州築城鑿
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
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爲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昔年
論青苗錢事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

聞新法日下不敢復言今親被詔問事係安危言及而隱
死有餘罪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
聚財積穀募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錢使民
出利爲免役之法次第取錢迨置市易務而小商細民無
所措手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監司督
責以刻爲明今農怨於剛畝商歎於道路長吏不安其職
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
搖衆心離怨此則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爲陛下計
謂宜遣使報聘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他意疆
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以可疑

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踈遠
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
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據累朝之宿憤矣疏上會安石再
入相悉以所爭地與契丹東西七百里論者惜之八年換
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于治
所櫪馬皆驚帝發哀苑中哭之慟輟朝三日賜銀三千兩
絹三千匹發兩河卒爲治冢塚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
勳贈尚書令謚曰忠獻配享英宗廟庭常令其子若孫一
人官于相以護丘墓故事三省長官惟尚書令爲尤重贈
者必兼他官至琦乃單贈後又詔雖當追策不復更加師

保蓋貴之也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于色
論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為學士臨邊年甫三
十天下已稱為韓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
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諫曰公所為
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是何
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
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在魏都久遼使每過移牒
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
父即命工圖之其見重於外國也如此琦天資朴忠折節
下士無貴賤禮之如一尤以獎拔人才為急儻公論所與

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故得人為多選飭群司皆使奉法
循理其所建請第顧義所在無適莫心在相位時王安石
有盛名或以為可用琦獨不然之及守相陞辭神宗曰卿
去誰可屬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
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上不答其鎮大名也魏人為立生
祠相人愛之如父母有鬪訟傳相勸止曰勿撓吾侍中也
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人謂之富韓云徽宗追論琦定策
勲贈魏郡王子五人忠彥端彥純彥粹彥嘉彥端彥右贊
善大夫純彥官至徽猷閣直學士粹彥為吏部侍郎終龍
圖閣學士嘉彥尚神宗女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終瀛海

軍承宣使

忠彥字師朴少以父任爲將作監簿復舉進士琦罷政忠彥以祕書丞召試館職除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爲開封府判官三司鹽鐵判官出通判永寧軍召還爲戶部判官琦薨服除爲直龍圖閣擢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朝廷以夏人囚廢其主秉常用兵西方旣下米脂等城砦數十夏人求救于遼遼人移書繼至會遣使賀遼主生辰神宗以命忠彥遂以給事中奉使遼遣趙資睦迓之語及西事忠彥曰此小役也何問爲遼主使其臣王言敷燕于館言敷問夏國胡罪而中國兵不解無失兩朝之權則善矣忠彥曰問

罪西夏於二國之好何預乎使還時官制行章惇爲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屬官封駁宜先稟而後上忠彥奏朝廷之事執政之所行也事當封駁則與執政固已異矣尚何稟議之有詔從其請左僕射王珪爲南郊大禮使事之當下者自從其所畫旨忠彥以官制駁之曰今事于南郊者大禮使旣不從中畫旨處分出一時者又不從中書奏審官制之行曾未期月而廟堂自渝之後將若之何乃詔事無鉅細必經三省而後行拜禮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元祐中召爲戶部尚書擢尚書左丞弟嘉彥尚主改同知樞密院事遷知院事哲宗親政更用大臣言者觀

聖爭言垂簾時事忠彥言昔仁宗始政當時亦多譏斥章
獻時事仁宗惡其持情近薄下詔戒飭陛下能法仁祖用
心則善矣以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移定州忠彥在西府
以用兵西方非是願以所取之地棄還之以息民力至是
言者以為言降資政殿學士改知大名府徽宗即位以吏
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忠彥陳四事一曰廣仁恩二曰開
言路三曰去疑似四曰戒用兵踰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上用忠彥言數下詔蠲天下逋責盡還流人而甄
叙之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稍見收用進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封儀國公而曾布為右相多不協言事者助布排忠
彥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又以欽聖欲復廢后為忠
彥罪再降太中大夫懷州居住又論忠彥在相位不應棄
湟州謫崇信軍節度副使濟州居住逮復湟鄯又謫磁州
團練副使復太中大夫遂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
子治徽宗時為太僕少卿出知相州以疾丐祠命其子肖
胄代之別有傳

論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
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陽脩稱其
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忠彥世濟其美繼登相位宜矣

曾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甲科知會稽縣民田鏡湖旁每患湖溢公亮立斗門泄水入曹娥江民受其利坐父買田境中謫監湖州酒乂之爲國子監直講改諸王府侍講歲滿當用故事試館職獨獻所爲文授集賢校理天章閣侍講修起居注擢天章閣待制賜金紫先是待制不改服仁宗面錫之曰朕自講席賜卿所以尊寵儒臣也遂知制誥兼史館修撰爲翰林學士判三班院三班吏叢猥非昧謝不行貴游子弟多倚勢請謁公亮掇前後章程視以從事吏不能舉手以端明殿學士知鄭州爲政有能聲盜悉竄他境至夜戶不閉嘗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書詰

盜公亮報吾境不藏盜殆從者之廢耳索之果然復入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未幾擢給事中參知政事加禮部侍郎除樞密使嘉祐六年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公亮明練文法更踐乂習知朝廷臺閣典憲首相韓琦每咨訪焉仁宗末年琦請建儲與公亮等共定大議密州民田產銀或盜取之大理當以彊公亮曰此禁物也取之雖彊與盜物民家有間矣固爭之遂下有司議比劫禁物法盜得不死初東州人多用此抵法自是無死者契丹縱人漁界河又數通鹽舟吏不敢禁皆謂與之校且生事公亮言萌芽不禁後將奈何雄州趙滋勇而有

謀可任也使諭以指意邊害訖息英宗即位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尋加戶部尚書帝不豫遼使至不能見命公亮宴于館使者不肯赴公亮質之曰錫宴不赴是不虔君命也人主有疾而必使親臨處之安乎使者即就席神宗即位加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熙寧二年進昭文館大學士累封魯國公以老避位三年九月拜司空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明年起判永興軍先是慶卒叛既伏誅而餘黨越佚自陝以西皆警備閱義勇益邊兵移內地租賦人情騷然公亮一鎮以靜次第奏罷之專務裁抑冗費長安豪喜造飛語聲言營卒怨減削謀以上元夜結

外兵爲亂邦人大恐或勸母出游公亮不爲動張燈縱觀與賓佐竟夕乃歸居一歲還京師旋以太保致仕元豐元年卒年八十帝臨哭輟朝三日贈太師中書令謚曰宣靖配享英宗廟庭及葬御篆其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勳之碑公亮方厚莊重沈深周密平居謹繩墨蹈規矩然性吝嗇殖貨至鉅萬帝嘗以方張安世初薦王安石及同輔政知上方向之陰爲子孫計凡更張庶事一切聽順而外若不與之者嘗遣子孝寬參其謀至上前略無所異於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德其助已故引擢孝寬至樞密以報之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

人此乃天也世譏其持祿固寵云子孝寬從子孝廣孝蘊
孝寬字令綽以蔭知桐城縣選知咸平縣民詣府訴雨傷
麥府以妄杖之孝寬躬行田辨其實得蠲賦除祕閣修撰
提點開封府界鎮縣保甲法行民相驚言且籍為兵知府
韓維上言乞候農隙行之孝寬榜十七縣揭賞告捕扇惑
者民兵不敢訴維之言不得行入知審官東院判刑部熙
寧五年遷樞密都承旨承旨用文臣自孝寬始擢拜樞密
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丁父憂除喪以端明殿學士知河陽
徙鄆鄆有孟子廟孝寬請於朝得封鄒國公配享孔子連
徙鎮以吏部尚書召道卒年六十六贈右光祿大夫

孝廣字仲錫元豐末為北外都水丞元祐中大臣議復河
故道召孝廣問之言不可出通判保州乂之復為都水丞
前此班行使臣部木柂至者須校驗無所失乃得送銓
監吏領賦謝不時遣孝廣治籍疏姓名謹其去留一歲中
歸選者百輩除京西轉運判官入為水部員外郎河決內
黃詔孝廣行視遂疏蘇村鑿鉅野導河北流紆澶滑深瀛
之害遷都水使者洛水頻歲溢涌浸齧北岸孝廣按河隄
得廢澁口遺迹曰此昔人所以殺水勢也即日濬決之累
石為防自是無外患出提點永興路刑獄陝西京西轉運
副使還為左司郎中擢戶部侍郎進尚書坐錢帛不給費

罷為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又以前聘契丹失奉使體奪職尋復之移知潭州加顯謨閣直學士知鄆州孝廣與胡安國鄒浩善皆大觀中忤時相御史論之復奪職知饒州踰年徙廣州歷成德軍太原府得故職以卒年六十贈正議大夫孝廣涖官以嚴稱獲盜輒碎其手焉

孝蘊字處善紹聖中管幹發運司糶糴事建言揚之瓜洲潤之京口常之犇牛易堰為埝以便漕運商賈既成公私便之提舉兩浙常平改轉運判官知臨江軍召為左司員外郎遷起居舍人時京邑有盜徽宗怒期三日不獲坐尹罪孝蘊奏求盜急則遁益遠小緩當自出從其言得盜崇

寧建殿中省擢為監居數月言者論其與張商英善以集賢殿修撰出知襄州徙江浙荆淮發運泗州議開直河以避漲溢沙石之害孝蘊以淮汴不相接不可成既而工役大集竟成之策勲第賞辭不受未幾河果塞召為戶部侍郎帝嘗問右曹儲物幾何疾作不能對徙工部以顯謨閣待制知杭州其後坐累連削黜至貶安遠軍節度副使宣和二年始復天章閣待制知歙州方臘起青溪孝蘊約敕郡內無得奔擾分兵守阨塞有避賊來歸者獲罪使出境人稍恃以安會移青州既行而歙陷道改杭州時賊已破杭孝蘊單車至城下城既克復軍士多殺人孝蘊下令脅

從者得自首無輒殺皆束手不敢驚論功進顯謨閣直學士又加龍圖閣學士卒年六十五贈通議大夫

陳升之字暘叔建州建陽人舉進士歷知封州漢陽軍入爲監察御史右司諫改起居舍人知諫院時俗好藏去交親尺牘有訟則轉相告言有司據以推詰升之謂此告訐之習也請禁止之又言三館爲搢紳華途近者用人益輕遂爲貴游進取之階請嚴其選詔自今臣僚乞子孫恩者毋得除館閣著作佐郎王瓘遇殿帥郭承祐於道訶怒不下馬執送府升之言京官不宜爲節度使下馬因劾承祐驕恣解其任張堯佐緣後宮親爲三司使尋爲宣徽使內

侍王守忠領兩鎮留後求升正班御史張昇補郡乂不召彭思永論事令窮問所從來唐介擊宰相斥嶺南升之皆極諫遷侍御史知雜事凡任言責五年所上數十百事然待論不堅以故不盡施用擢天章閣侍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真定府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諫院上言天下州縣治否朝廷不能周知悉付之轉運使今選用不精又無考課非闇滯罷懦則凌肆刻薄所以疾苦愁歎壅於上聞必欲垂意元元宜從此始乃詔翰林學士承旨孫抃權御史中丞張昇與升之同領磨勘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功務升之初爲諫官時嘗請抑絕內降詔許有司執奏勿下至

是申言之詔委三省劾正其罪仍揭於朝堂文彥博乞罷相升之慮樞密使賈昌朝復用疏論其邪昌朝卒罷去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歲餘拜樞密副使於是諫官御史唐介范師道呂誨趙抃王陶文章論升之陰結宦者故得大用仁宗以示升之升之巧去帝謂輔臣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邪乃兩罷之以升之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徙太原府治平二年復拜樞密副使神宗立以母老請郡爲觀文殿學士知越州熙寧元年徙許中道改大名府過闕留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彥博呂公著旣爲使帝以升之三輔政欲稍異其禮故特命

之明年同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王安石共事數月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升之旣相遂請免條例司其說以爲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今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由是忤安石稱疾歸卧逾十旬帝數數諭乃出會母喪去位終制召爲樞密使足疾不能立朝七年冬祀又不能相禮拜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卒年六十九贈太保中書令謚曰成肅升之深狡多數善傳會以取富貴王安石用事患正論盈庭引升之自助升之心

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已爲相甫得志即求解條例司又時爲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謂之筌相升之初名旭避神宗嫌名改焉

吳充字冲卿建州浦城人未冠舉進士與兄育京方皆高第調穀熟主簿入爲國子監直講吳王宮教授等輩多與宗室狎充齒最少獨以嚴見憚相率設席受經充作六箴以獻曰視曰聽曰好曰學曰進德曰崇儉仁宗命繕寫賜皇族英宗在藩邸書之坐右除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選人胡宗堯者翰林學士宿之子坐小累不得改京官判銓歐陽脩爲之請仇家譖脩以爲黨宿詔出脩同州充言脩

以忠直擢侍從不宜用讒逐若以爲私則臣願與脩同貶於是脩復留而充改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治喪越式判寺王洙命吏以印紙行文書不令同僚知充移開封治吏罪忤執政意出知高郵軍還爲群牧判官開封府推官歷知陝州京西淮南河東轉運使英宗立數問充所在會入覲語其爲吳王宮教授時事嘉勞之尋權鹽鐵副使熙寧元年知制誥神宗諭以任用意曰先帝知卿久矣遂同知諫院言士大夫親沒或藁殯數十年傷敗風化宜限期使葬詔著爲令河北水災地震爲安撫使使還王安石參知政事充子安持其壻也引嫌解諫職知審刑院權三司使

為翰林學士三年拜樞密副使王韶取洮州蕃酋木征遁去充請招還故地縻以爵秩使自領所部永為外臣無庸列置郡縣殫財屈力時方以開拓付韶充言不用八年進檢校太傅樞密使充雖與安石連姻而心不善其所為數為帝言政事不便帝察其中立無與欲相之安石去遂代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乃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亦以充可告語與之書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於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幾年于茲矣今日救天下之急苟不罷青

苗免役保甲市易息征伐之謀而欲求成效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也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以悟人主之心欲悟人主之心必先開言路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矣充不能用王珪與充並相忌充陰掣其肘而充素惡蔡確確治相州獄捕安持及親戚官屬考治欲鉤致充語帝獨明其亡他及確預政充與議變法於前數為所詘安南師出無功知諫院張璪又謂充與郭逵書止其進兵復置獄充既數遭同列困毀素病瘤積憂畏疾益侵元豐三年三月輿歸第罷為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宮使踰月卒年六十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正憲充內行

修飭事兄甚謹為相務安靜性沉密對家人語未嘗及國家事所言於上人莫知者將終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帝益悲之世謂充心正而力不足譏其知不可而弗能勇退也子安詩安持安詩在元祐時為諫官起居郎安持為都水使者遷工部侍郎終天章閣待制安詩子儲安持子侔官皆負外郎坐與妖人張懷素通謀誅死

王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後徙舒曾祖永事太宗為右補闕吳越納土受命往均賦至則悉除無名之筭民皆感泣使還或言其多弛賦租帝詰之對曰使新附之邦蒙天子仁恩臣雖得罪死不恨帝大悅珪弱歲竒警出語驚人從

兄琪讀其所賦喟曰騏驥方生已有千里之志但蘭筋未就耳舉進士甲科通判揚州吏民皆少珪有大校嫚不謹梓置之法王倫犯淮南珪議出郊掩擊之賊遁去召直集賢院為鹽鐵判官修起居注接伴契丹使北使過魏舊皆盛服入至是欲便服妄云衣冠在後乘珪命取授之使者愧謝遂為賀正旦使進知制誥知審官院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遭母憂除喪復為學士兼侍讀學士先是三聖並侑南郊而溫成廟享獻同太室珪言三后並配所以致孝也而瀆乎饗帝後宮有廟所以廣恩也而僭乎饗親於是專以太祖侑于郊而改溫成廟為祠殿嘉祐立皇子中書

召珪作詔珪曰此大事也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
內墜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仁宗曰朕意決矣珪再拜
賀始退而草詔歐陽脩聞而歎曰真學士也帝宴寶文閣
作飛白書分侍臣命珪識歲月姓名再宴群玉又使爲序
以所御筆墨踐硯賜之英宗立當撰先帝謚珪言古者賤
不誅貴幼不誅長故天子稱天以誅之制謚於郊若云受
之於天者近制唯詞臣撰議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
義請令兩制共議從之濮王追崇典禮珪與侍從禮官合
議宜稱皇伯三夫人改封大國執政不以爲然其後三夫
人之稱卒如初議始珪之請對而作詔也有密譖之者英

宗在位之四年忽召至藥珠殿傳詔令兼端明殿學士錫
之盤龍金盃諭之曰祕殿之職非直器卿于翰墨間二府
負缺即出命矣曩有讒口朕今釋然無疑珪謝曰非陛下
至明臣死無日矣神宗即位遷學士承旨珪典內外制十
八年最爲久次嘗因展事齋宮賦詩有所感帝見而憐之
熙寧三年拜參知政事九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
殿大學士元豐官制行由禮部侍郎超授銀青光祿大夫
五年正三省官名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蔡確爲
右僕射先是神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
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珪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

知所出確曰陛下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
珪喜謝確帝嘗欲召司馬光珪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
策珪意以為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
果不召永樂之敗死者十餘萬人實珪啓之八年帝有疾
珪白皇太后請立延安郡王為太子太子立是為哲宗進
珪金紫光祿大夫封岐國公五月卒於位年六十七特輟
朝五日賻金帛五千贈太師謚曰文恭賜壽昌甲第珪以
文學進流輩咸共推許其文闕侈瓌麗自成一家朝廷大
典策多出其手詞林稱之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
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

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
也紹聖中邢恕謗起黃履葉祖洽劉拯交論珪元豐末命
事以為當時兩府大臣嘗議奏請建儲珪輒語李清臣云
他自家事外庭不當管恕又誘教高道裕子士京上奏言
珪欲立雍王遣士京故兄士充傳道言語於禁中珪由是
得罪追貶萬安軍司戶參軍削諸子籍徽宗即位還其官
封蔡京秉政復奪贈謚政和中又復之珪季父罕從兄琪
罕字師言以蔭知宜興縣縣多湖田歲訐水輕重失其平
罕躬至田處列高下為圖明年訴牒至按圖示之某戶可
免某戶不可免衆皆服范仲淹在潤奏下其式于諸道西

方用兵仍年科箭羽于東南價踊貴富室至豫貯以待鬻
罕白郡守倍其直市之而今民輸錢旁州聞之皆願如常
州法累遷戶部判官修太宗別廟中貴人大慮材將一新
之罕白是特歲久丹漆黯闇但當致飾耳榱櫨皆如故唯
易一楹省緡錢十萬出為廣東轉運使儂智高入寇罕行
部在潮廣州守仲簡自圍中遣書邀罕罕報曰吾家亦受
困非不欲歸顧獨歸無益當求所以相濟者遂還惠州州
之惡少年正相率為盜里落驚擾惠人要罕出城及郊遮
道求救護者數千計罕擇父老可語者問以策曰吾屬皆
有田客欲給以兵使相保聚罕曰有田客者如是得矣無

者奈何乃呼耆長發里民補壯丁每長二百人又令邑尉
增弓手二千已時下令約申而集募有方略者許以官秩
金帛使為甲首久之無至者有婦人訴為僕奪釵珥捕得
之并執奪攘者十八輩皆梟首決口置道左傳曰此耆長
發為壯丁不肯行者也觀者始有怖色至期得六百人尉
所部亦至於是染庫帛為旗授之割牛革為盾形柔之湯
中每盾削竹籤十六穿于革以木為鼻使持之自蔽斷苦
竹數千銛其末使操為兵悉出公私戎器檄告屬城倣而
行之數日衆大振向之惡少年皆隸行伍無敢動乃簡卒
三千方舟建旗伐鼓作樂順流而下將至廣悉衆登岸斬

木爲鹿角積高數仞營于南門智高戴黃蓋臨觀相去三十步見已嚴備不敢犯罕徐開門而入智高遂解去時南道郵驛斷絕罕上事不得通而提點刑獄鮑軻遁處南雄數具奏及賊平軻受賞罕謫監信州酒安撫使孫沔言罕實有功復以爲西路轉運使或傳智高不死走火峒儂宗旦據險聚衆豈守蕭注謀擊之罕呼宗旦子日新謂之曰汝父內爲交趾所仇外爲邊將希賞之餌非計也汝歸報擇利而爲之於是父子俱降徙知潭州擢戶部度支副使復爲潭州爲政務適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數訴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勃罵前守每叱逐之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

父稍可曉乃本爲人妻無子夫死妾有子遂逐婦而據家資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爲治妾而反其資婦良愈郡人傳爲神明監司上治狀敕書褒諭賜絹三百徙知明州以光祿卿卒年八十兄之子珪少孤罕教養有恩後珪貴每予書必以盛滿爲戒云

琪字君玉兒童時已能爲歌詩起進士調江都主簿上時務十二事請建義倉置營田減度僧罷鬻爵禁錦綺珠貝行鄉飲籍田復制科興學校仁宗嘉之除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帝宴太清樓命館閣臣作山水石歌琪獨蒙褒賞詔通判舒州歲饑奏發廩救民未報先振以公租守以下皆

不聽琪挺身任之知復州民毆佃客死吏論如律琪疑之
留未決已而新制下凡如是者聽減死歷開封府推官直
集賢院兩浙淮南轉運使修起居注鹽鐵判官判戶部勾
院知制誥嘗入對便殿帝從容謂曰卿雅有心計若三司
缺使當無以易卿會奉使契丹因感疾還上介誣其詐責
信州團練副使久之以龍圖閣待制知潤州轉運使欲浚
常潤漕河琪陳其不便詔寢役而後議者卒請廢古城埭
破古函管而浚之河反狹舟不得方行公私交病徙知江
寧先是府多火災或託以鬼神人不敢救琪召令廂邏具
爲作賞捕之法未幾得姦人誅之火患遂息復知制誥加

樞密直學士知鄧州徙揚州入判太常寺又出知杭州復
爲揚州潤州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二琪性孤介不
與時合數臨東南名鎮政尚簡靜每疾俗吏飾厨傳以沽
名譽故待賓客頗闊略間造飛語起謗終不自恤葬于真
州詔真揚二州發卒護其窆蓋異數也

論曰公亮靜重鎮浮練達典憲與韓琦並相號稱老成外
之自爲言官即著直聲然皆挾術任數公亮疾琦專任薦
王安石以間之升之陰助安石陽爲異同以避清議二人
措慮如此豈誠心謀國者乎新法之行何望其能正揅也
及安石去位充珪實代之天下喁喁思有所休息充力不

逮心同僚左掣右伺至鞅鞅以死傷哉其不足與有行也
珪容身固位於勢何所重輕而陰忌正人以濟其患失之
謀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列傳卷第七十一

六十一

傳七十一

二十六

劉德夫

